

〔第八章〕

# 獨特性癖

性解放的教育



性教育專家和一些經常談性的醫學專家常說性有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我在本章中將要顯示真正有害青少年身心和情慾齊頭發展的，正是性醫學專家的這些壓抑性的說法。青少年的性是可以對青少年身心皆有益的。（在第九章的『青少年的性』一節中，我對這個話題還有一些補充。）

不過，『青少年的性』並不是本章的焦點，本章主要處理的是另一個更重要的話題，那就是：如果我們略加反省便可看出來，以生理醫學為主導的性知識其實和性、情慾沒有什麼關聯，可是為什麼一般人的心理會認為醫學和性密切相關？我將指出這正是性壓抑社會中的典型社會心理。

更有甚者，我將指出目前在生理醫學主導下的性知識與性教育都是禁慾的、複製男性偏見的，而且都預設了父權制的性壓抑道德。（在第九章的『我要性高潮』一節，我還有對這個論點的補充證明。）

為什麼我們目前的性教育不是促進性愉悅的？為什麼在性教育過程中，我們覺得不爽？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性教育是在鞏固『知識權力』（知識和醫學專業權力、父權、國家權力）的勾連，而不是『知識慾望』的交流滲透。

在鋪陳上述這些論點時，我在本章首次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亦即，每個人的情慾快感模式有極大的獨特性癖傾向，或者說，有非常個別的獨特性。讀者將會逐漸領會到這個主張

有很深遠的蘊涵。

雖然這幾年有關性的專門書籍大量出版，有關性的討論充斥媒體，甚至連電視節目中也特別包含談性的單元，看來言論尺度大開，大家都可以在臺面上談這個過去視為禁忌的話題了。

不過，讓我告訴你一個壞消息。這些談法寫法對解放我們身上的壓抑和禁錮沒什麼大好處，也沒多少用。因為，它們還是遵循了國中生理衛生課本十四、十五章呈現兩性性器官構造的模式，只談生理構造而不談性是什麼、性有什麼感覺、如何使性更爽更自在，以及性受到哪些文化的、社會的、心理的、權力的因素影響等等真正和性直接相關的話題。

我說目前的性教育和性資訊不脫生理衛生教學的模式是一點也不假的。你看看，在書本和媒體中談性的是哪些人呢？最有權威，最有發言權的都是什麼泌尿科婦產科的醫生，連非醫生寫的书也得冠上這些醫生的大力推薦才有得賣。

可是，泌尿科和婦產科的專業功能說起來和性活動本身是沒多大關聯的。這就好像我們想知道哪家餐廳的菜好吃，想知道什麼叫做美食，想知道如何享受好菜的時候，絕不會去問腸胃科的醫生一般。以防治和醫治病痛為主要目標的醫學是消極的、補洞的，它根本無法告訴我們如何積極的去創造愉悅、享受性愛。

但是，為什麼一談到性事，我們就習慣的要去問醫生呢？

有幾層原因。第一，我們在情慾經驗中有太多挫折，太多不爽，太多惶惑，可是我們又常聽說，性是多麼美好多麼神聖的一樁事情。這種矛盾使我們覺得，自己不爽一定是因為我們本身的『裝備』有毛病，既然有『病』就應該找醫生看病。

這個一般的反應其實反映了我們對性的膚淺理解和假設，我們以為性就是把兩個人的生殖器官放在一起，而且一放就會自動爽了，要是不爽，一定是有病。這種看法忽略了長久以來的性壓抑從未培養過爽的基礎，包圍在羞恥和恐懼和無知惶惑中的生殖器官要如何克服萬難，來和心理上的愉悅搭線呢？而且，照醫學人士自己的說法，性事上的問題百分之八、九十源自心理的問題，那麼，專攻生理和病理的醫學人士又有什麼權威來解決性方面的問題呢？

第二，知識一向代表權力，性知識的隱晦意味著只有醫學專家得窺堂奧之秘，也就是只有醫學專家有權威可以就性事發言，而醫學專家們也努力在自己的言論中傳達這種專業權威的形象。用解剖學的術語來眩惑一般人的眼睛。出於對專家和術語的膜拜，我們以為，專家既然能告訴我們身體的『正當』功能，那麼，一定也能告訴我們如何『正確』的（事實上應該是愉悅的）使用器官吧！

這種看法源自我們對科學的迷信。我們以為專家是最中立客觀的，他們一定可以毫不帶成見的告訴我們，男人和女人有什麼差異，男人如何才算正當，女人的爽又是怎麼回事。但是，我們沒注意到的是，專家也是人，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他們的學術專業或多或少也

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對性別、對男女、對身體功能的眼界限制。

我的不少朋友都曾經遭遇過婦產科醫生把女人的身體只視為生產機器，只關心女人的生殖功能而不管女人自己身體的感覺。我們也常在醫生的公開談話中聽見一些對男女兩性的陳腐觀點，令人納悶醫生們是不是還活在十八世紀。說實在的，醫學專家口中的『正確使用性器官』多半只是當下道德規範透過醫學語言來自我複誦而已。

更重要的是，醫學專家用生理的語言模糊了權力關係的事實。當性變成愈來愈熱門的話題的時候，專家也順勢製造錯誤印象，使大家以為兩性之間的問題源自性事上的不諧調，只要學點技巧，有點耐心，聽從專家的開導，便可以調適了。這種簡化的邏輯只不過強化了醫學專家的權威，掩蓋了他們的保守立場和婚姻補救者的功能。

第三，在一個性不開放、性知識有待創造和流通的社會裡，人們由於不知道自己表現如何，也不知道別人如何做，因此他們最關切的問題多半只是出於焦慮的『我正常嗎』。在沒有比較、沒有信心的社會環境中，人們覺得自己最需要的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公訂標準，以便安撫心中的疑慮。

因此，你會在書本和媒體中看見醫學專家們告訴你陰莖要多長才算正常，高潮要有什麼反應才算正當，中年人性交的頻率是多少等等。這些公訂標準不管是經由醫學專家提出，或者是廣泛問卷調查的報告，都帶著『正(常)』字標記向世人宣告。但是，它們的效應不外是

讓讀者自行檢查是否合於標準而已。

問題是我的陰莖尺寸正常，勃起次數正當，這是不是表示我就一定能痛痛快快的讓自己和性伴侶都爽？我的乳房發育正常，陰部也沒有什麼異常或疾病，這是不是就保證我做愛時能全心投入，追求愉悅？

如果泌尿科婦產科的醫生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只能提供一些想當然耳的含混答案，那麼，你知道自己的生理器官合不合標準，正不正常，有什麼意義呢？重要的關鍵問題不在生理器官啊！

人的快感模式和經驗是在一連串的因緣際會中形成的。其中的偶然因素可能包括早期手淫的誤打誤撞、性幻想材料的形成、偶然接觸到的性刺激、對自我身體形象的評估和探索、與他人交往時的偶發情慾狀況等等數不盡、列不完的生活經驗。這些事件和感受都可能左右一個人的快感模式，影響他產生快感時所需要的條件。於是，一個在早期手淫經驗中養成刺激陰核習慣的女人可能會把她的快感帶集中在陰核上，若是不直接碰觸就不爽。另一個習慣以偷窺方式達成性刺激的男人則可能只有在創造一個偷窺的情境或者至少扮演偷窺者的情慾角色時才能勃起。

事實證明，我們每個人的快感模式有極大的獨特怪癖傾向，因為那是我們個人生命歷程的某種選擇性的沉澱和累積。我們對某些顏色、某些聲響、某些情境、某首歌曲、某個身體

部位、某件衣物、某些動作，常常產生莫名的興奮或厭惡。這是過去經驗的烙印，和生理器官正當與否根本扯不上關係。

這就好像人人皆有口舌味覺，但是有人愛麻辣，有人要酸甜，有人喜歡披薩配牛奶，有人偏好豬血湯不放豬血，這些差異從未令我們感到焦慮而擔心自己是否正常。因為，吃的文化早已是大家公開談論多年的話題，個人的口味習慣偏好也早已在言談中被接納，被正當化了。

可是，正是在我們這個尚未公開交換性經驗，尚未公開談論個人性癖好的壓抑社會中，性和情慾才會引發正常與否的焦慮。我們以為要是不知道標準答案就有不正需的嫌疑，因此我們追著醫學專家要答案。而出於專業的眼界限制，專家們只能提供性器官的解剖圖和不包含身體感受的一般功能解說，以至於大家雖然在圖上認得出部位，口中也說得出醫學術語來說明功能，但是，對於自己身上的衝動和需要，還是啞口無言，找不到感覺語言來表達，更沒有貼切的字詞來理解那些混亂的感受和奇妙的愉悅。

我們的文化刻意拒絕讓人感覺自己的身體或理解自己的情慾需要，這種管制是出於一個極大的錯誤觀念。在一個高度壓抑一切和性相關的事物的社會裡，性和情慾經常被隔絕在個人生活的其他層面之外。我們以為情慾是個成年之後才自然發生的東西，我們相信性是一件非常神聖隆重必須要有慎重心理準備才進行的成年事，於是青少年被教導專心讀書考試，我



們想等他們的人格和個性發展完備之後再來談怎樣處理情慾和性。

可是，人格和個性的培育成長正包含了人對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情慾、自己的衝動、自己的需要等等所抱持的積極正面態度。

一個無法面對自己的性器官及其分泌物的女人是談不上展現什麼獨立自主的氣魄的；一個天天為手淫而焦慮自責的青少年是很難發展什麼開朗自得的人格；一個對自己的身體和情慾抱持逃避的態度因而對它們遲感鈍覺的人，是不可能在和另外一個人發生親密關係時充分投入、充分享受、充分欣賞眷戀對方的。

換句話說，目前我們在教育性和性知識上所使用的壓抑手法必然會在青少年的人格個性發展上留下惡劣的影響。

建立在主體意願上的性經驗及相關的情慾思考討論，是一個人成長過程中鞏固自信與膽識、練達與縝思的主要力量來源。但是我們這個性壓抑的社會只想用學業、愛情、婚姻來延後性生活和情慾經驗的開始，同時用羞愧、罪惡、污穢來抹黑這股生命的基本動力。

在醫學壟斷性知識的模式之下，所謂性資訊和性教育常常只是另一種性壓抑。它所高舉的『正確』、『正常』標準不但消除不了青少年的焦慮和渴望，也沒法幫助青少年認識並接納自身的獨特傾向。這種以管教和壓抑為職志的性教育最不鼓勵的就是多元與創意，它所灌輸的是執著於一種快感模式、少數快感部分、有限的情慾故事——而這才是真正的不正常。

說穿了，大人們對青少年性行為的高度關切和焦慮，正凸顯了大人們自身對性、對情慾、對開放式教育有極大的無力感。正是因為大人們無力處理自己的問題，才會『將心比心』的禁止青少年探索身體和情慾。

可是，青少年總是會自發的去探索的。我們這個充斥性刺激的社會環境早已使得他們的情慾發動，如果大人們只是一味的壓抑他們，禁止他們，恐嚇他們，所得結果將只是把他們的情慾活動地下化、罪惡化，而不能在其中開發出積極正面的意義，使情慾活動也成為青少年成長經驗之一。（事實上，即使大人們自己無能處理性解放，也不該擋在青少年成長的道路上，而至少應幫助青少年開發身體和情慾，去除罪惡或羞恥感。）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當前的性教育是絕對幫不了青少年的。因為，我們的性教育專家們只想教生理器官的名稱、位置和解剖功能，只想趕快傳達道德教訓來壓抑或昇華青少年的性衝動，只想如何勸青少年少想這方面的事。性教育專家們是不會開闢前衛開放的言談空間，不想創造各種各樣多元解放、肯定差異的語言說法，不敢鼓勵青少年們主動積極嘗試並討論情慾，以便理解並開拓自己的感覺和愉悅模式的。

醫學專家們既然一心規範管教，他們對個別差異是完全沒有興趣的，不但如此，他們對開發更多有創意的快感經驗和快感討論更是想都沒想過，可見醫學專家自己也是性壓抑的受害者。只不過，他們占據著有利的位置來繼續執行性壓抑，繼續維持標準答案和標準模式的

權威，他們對幫助個人追求更滿意的情慾經驗是即使有心也無力的。

因此，如果你想豐富你的情慾生活，希望你沉寂的情慾再度活過來，希望了解自己的快感模式是如何形成、應如何開展，那麼，你向醫學專家的書中找答案是絕對徒勞無功的。

要向哪裡求助呢？最起碼，你可以從心理分析、從文學、從哲學、從社會文化分析中找到片片段段的呈現。只要你放棄追求那無用的標準答案，只要你肯定個人的一切獨特怪癖都有其道理在，那麼，情慾的經驗和材料是處處可見的，就看你用什麼開放的眼光去搜尋它們。或許從今天起，我們就得用情慾的眼光來讀手邊的各種書籍，用情慾的眼光來看身邊經過的人，用情慾的想像探索各種各樣的故事情節，把自己幻化融入各個激情柔情的場面。這些嘗試和實驗絕對比一百本醫學專書還來得有建設性。

此外，如果每個人的快感模式和情慾資源都有其獨特性，而且都應該再發展得更多樣，那麼，我們人與人之間交換性經驗的心得，訴說各種真實的、想像的、改造的情慾故事，寫自己喜歡的情慾小說、編自己喜歡的情慾劇本，不都是很有建設性的活動嗎？反正你已經有了和一些好友同事組成的讀書會、美食俱樂部。股友會、球友會、血拼購物黨等等小組組織，何不逐步在這些小組組織中發展情慾對話？先從既有的現成的讀物談起，慢慢建立對話的基礎，創造談話的語三言和自得的態度。

我們對於性和情慾的理解及享受，既不能指望醫學專家來引路，也不能建立在坊間出現

的那些生物論觀點上。這些生物論的性學觀點說穿了是用生殖來理解性活動，因此才會得出結論說雄性應該主動而且占有雌性，以便保障繁殖自己的後代，而雌性則應該配合雄性的生殖活動，為保存並撫養後代而盡心盡力。這種援引生物學的科學證據以便證明雌雄有別的做法，完全忽略了人類從來就不是為了生殖而進行性活動。如果人類只能為了生殖而做愛，那麼，一切在排卵期之外的性都應該被禁止，一切在愛情中進行的性活動若不能繁衍後代就應該不要做。

在情慾和快感的事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權威，我們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的身體和需要做主，並主動積極的探索、實驗、研究、創新。這種自主的能力既是自信的重要基石，那麼，我們的性教育，正確的說是性解放的教育，也應以培養這種自主能力為主要目標。

讓我們大家來說情慾故事，創造更多快感的來源吧！只有在更開放、更不壓抑的言論風氣之下，我們才可能寄望創造不再飽受性壓抑之苦的新人類。